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zzrbsg@163.com

旧事

五尺布票

忆恢

我年轻时,不管城乡,年轻教师对象都比较困难。二十五岁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我,经人介绍,接触过好几位姑娘。可同样年轻的女孩,从前途着想、从长远考虑,在家长、亲友的劝说下,都与我告吹。热心介绍人陈师母不断给我打气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好好工作,真诚待人,总有一天会碰到有福气的姑娘看中你,她不会生半点怨气的。”

在陈师母连连向年轻女同志介绍我的父母、我的亲属、我的为人等全部条件后,终于有位说话文雅,做事麻利,为人坦诚的女孩与我见了面。在我没多少把握,且无任何准备的那天,女孩大胆对我说:“教学生好辛苦吧,你要教几个班的语文?注意劳逸相合啊!”而且就在那一天,她送给我一条黄色小手巾。我问陈师母:“她怎么知道我教语文?”师母笑着说:“我介绍了你教学的科目,还拿出刊登了你一篇小稿件的报纸给她看过。”就这样,我和女孩见面的时间慢慢多了起来。我想:该回赠什么给她才好呢?

那时我们几所学校属于一个学区的联组,每周三下午,会轮流到其中一所学校开展政治学习、教学观摩等活动。当时正处在“票证年代”,吃、穿、用的物资都要凭票购买。一个星期三下午,联组长高兴地告诉大家:“我们组昨天分发了五尺布票。大家说发给谁?”同事们都知道,包括我在内,全组有两位男教师都是刚找到女朋友,可布票只有五尺,不好分发给两个人。年纪较大的副组长刘老师提议:“请小肖、小李两位老弟抽一下签,决定谁领布票,行不行?”大家纷纷举手表示同意。不知是我与送小手巾的姑娘乃“天作之合”,还是我足够幸运,总之我是中签者,兴奋地领到了那张不到二指宽的布票。

次日中午,我在陈师母带领下,愉快地走进一家商店买到紫红色的五尺布。下午,陈师母走进文质彬彬的姑娘家,递给她五尺紫红色灯芯绒布。没想到,她马上就依照自己的身材,将布裁剪起来。陈师母回来后,乐滋滋地告诉我,“恭喜你,这位漂亮妹子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缝纫师呢!”而这位姑娘,就是与我结婚已有五十载的妻子。

1970年10月1日结婚那天,妻子穿的就是这件闪亮的紫红色灯芯绒上衣,其色彩、式样,无不受亲友和来宾夸赞。这件永不褪色的衣服,她一直穿了20年。

讲述



观看电影的村民们。

34年不改初心 他坚守乡村电影放映

赖杰琦

【人物简介】

陈飞,男,1967年出生于茶陵,从事电影相关工作已34年,目前任茶陵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,负责茶陵地区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。

一辆面包车、三套放映设备、三位放映员,组成了陈飞的“放映小分队”。他和团队人员行走于茶陵地区的每个行政村,为完成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“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”的目标而奔波着。

子承父业 电影情怀让他坚守

出生于电影院家属楼,从小进出电影院的经历,让陈飞在20岁那年面对招工,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电影相关工作。从胶片16毫米检片工作,到35毫米影院座机学习培训,再到电影放映,通过各种学习,陈飞迅速成为一位“多面手”。

时间来到2000年,单位经济效益不景气,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。陈飞不是没有动过,“要不是靠妻子的收入,我每月几百块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。”可陈飞内心浓厚的电影情结,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。他的父亲在电影公司干了一辈子,他的童年到青年都是在电影院度过的。陈飞说,小时候其他孩子的娱乐活动是玩泥巴打弹弓,而他是看电影,“《少林寺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之类的热门电影,我可以连看十来场。”正是这份电影情怀,让陈飞决定继续坚守。

早起晚归 40岁开始学习驾驶

随着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启动,陈飞的主要工作场地开始由县城转向农村,并在40多岁时学起了汽车驾驶。“茶陵这里的山区路途比较远,最远的村有60多公里,只能自己开车去放映。”目前,茶陵电影公司共有11支放映队47人,负责整个茶陵地区的215个行政村的电影放映。除了常见的三轮车外,他们还自筹资金购买了三台面包车,“每台车上坐三个人,带三套设备,每到一个村就放一个人和一套设备下来,等放映结束了再原路接回去。”

电影放映是个辛苦活,遇到要下村放映的这天,陈飞和同事们要赶在下午5点40分之前吃完晚饭,再将设备检查清点好并出发。如果是去偏远的村,还得将时间提前至下午5点,这样才能赶得上晚上7点的电影放映时间。待到两部电影放映完毕,再赶回家时,常常已是深夜十一二点。第二天白天,也并非休息时间,大家要利用这个时间段完成设备检修、电影器材选择 and 下载等杂事,还要及时与当天放映电影的村里联系,便于村里通知村民前来看电影。

始终如一 村民热情让他感动

与辛苦放映形成对比的,是村民们始终不减的热情。刚开始到农村放映电影时,看电影在农村百姓眼中还是新鲜事,陈飞的放映车常常是刚到村头,就有村民尤其是小孩子大声吆喝:“放映车来啦,大家快出来看电影了!”往往是放映设备还没搭建好,村民们已经自带小凳将现场围了起来。

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,但电影放映队一来,仍然会享受到“众星捧月”般的待遇。遇到符合大家口味的《战狼》《小锅盖当官》《举起手来》之类的电影,村民还会到微信群里招呼更多人前来观看。一场电影下来,二三百人观影是常事,有些广场电影甚至能达到六七百人。“对不少人来说,看电影这件事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,他们会把观影当成一种社交、闲聊的方式。要是准备了瓜子、花生,包括夏天的西瓜、冰棍之类的零食,也会大声喊我一块儿吃。”陈飞说。

内心隐忧 后续是否有人接棒

今年4月,茶陵地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偏多,这让陈飞有些坐立不安:全年2970场的电影放映任务,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完成。作为茶陵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,他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“靠天吃饭”的无奈感有着深刻感受。“下雨不能放映,放映到一半下雨了也要赶紧停雨,因为设备怕水。”陈飞说,以往每年大约有150天的时间用于下村放电影,今年估计要适当增加,“目前时间已经快要过半,但距离任务完成过半还有较大差距。”

然而增加放映时间也并非易事。这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放映队伍中,年纪最小的47岁,最大的已经62岁。陈飞坦言,工作量大、工作时间长、薪资待遇较低,是这一行难有年轻人加入的几个主要原因。同事们闲聊时也会谈起这个话题,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,“不知道等我们这批人都退了之后,还会有人继续干这个?”



陈飞(图左)和他的“放映小分队”。

工作中的陈飞。



重建的苏氏宗祠。

地名记忆

记忆深处的苏祠完小

杨志

湘东攸水中游的东岸河畔有一座峻峭的山坳,叫枫仙岭。岭上有一座古刹叫大圆禅寺,岭下一座祠堂叫苏家祠堂。祠堂旁边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有一所完小,叫苏祠完小,后更名为罗家潭五七中学。但方圆数里的村民一时难以改口,总习惯把以前的称呼挂在嘴边。

苏家祠堂坐落在枫仙岭西边,面朝攸水河畔,依山傍水,风光旖旎。附近姓苏的人很多,据说全是大学士苏东坡的后人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曾出过好几个名扬攸州的中共地下党员,因此苏家祠堂和苏祠完小在攸水河畔的中游名声响亮。

待我读书时,苏家祠堂不知何故已经被拆毁,旁边的完小顺势扩大了地盘。苏家祠堂没了但苏祠完小这个称呼还没改变,记忆里祠堂的青砖黑瓦,白墙彩檐的气派建筑成了人们的念想。完小右边是两排两层木板楼的教室,左边靠那排土砖屋的地方是原苏家祠堂的走廊,现已改成教师宿舍和食堂。中间有一小坪,小坪里有两个小花池,长着两株苍老的茶花。花开时节,一株开红花,一株开白花,花团锦簇,香气四溢。

我们下课爱坐在花池旁玩耍。几个调皮的男同学喜欢爬上古树折花,弄得枝条颤悠,花瓣飘飞。一朵朵娇艳的茶花被我们连枝带叶抛落树下,我们不会爬树的便在树下拾取花朵。红茶叶大家都喜爱,红花是英雄花,是光荣花。我们抢着把红茶叶别在胸前的口袋上,心里美滋滋的。那白茶叶散落一地没人想要,有同学提议送给瞎子眼。瞎子眼是个女同学,人很胖,眼睛很小,我们捧着白茶花送给瞎子眼,她哭着不要,我们便一齐抓手捉脚地按住她,把花全塞进她的布书包里。事后她爹扛着锄头来学校,扬言要扇我们的耳光,吓得我们躲进学校后面的地洞里不敢出来。如今想来,大家当年实在于调皮,幸得未曾真正闹出什么大事。

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,完小要像祠堂一样全部拆掉,学校要建到苏家祠堂旁边的茶山上去。当时读书的教室便租在附近生产队老厅屋里。老厅屋光线暗淡,但比教室宽敞。我们这间厅屋搬进了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班。两块黑板挂两头,两个年级的学生背靠背上课。常常三年级老师提问,我们四年级的同学抢答,弄得满厅屋的笑声。笑得最开心的是来门口看上课的老阿公阿婆,没牙的嘴巴使劲地张开,皱巴巴的脸都看不见了。老师则站在黑板前拍着黑板哭笑不得。

手摇铃一响,同学们便打着呼噜跑出厅屋。老师规定只能在厅屋前的土坪玩,可同学大都不听话,乱窜了,好多人窜到了生产队的晒谷坪。生产队在农田里开工,晒谷坪里无人晒谷,不是晒谷的时节。但靠围墙边有竹架扛起的蔑塔,塔上晒有干豆豉,还有盐腌的酸土豆和冬瓜皮。有调皮的学生骑着肩马伸手到蔑塔上拿晒货吃。何老师来到围墙门口厉声制止,我们则乘机溜走。

何老师是班主任,主教语文,兼教唱歌。她三十多一点的年纪,剪一个西瓜皮式的发型,戴一副近视眼镜,瓜子脸,笑起来有一对很好看的酒窝。她爱人是海军兵,驻守在西沙的一个海岛。何老师上语文课常给我们讲南海西沙岛上的兵营里的故事,我们都听得入迷。我现在爱写作,得益于当初何老师的启蒙。

后来在公社中学读高中时,我听说何老师带着儿子小海去了遥远的西沙,探望她的爱人,之后就一直留在那里。时间过去了快半个世纪,我常想起我的童年趣事,常想念那赞誉不断人才辈出的苏祠完小,常思念剪着西瓜皮式的发型、戴着近视眼镜,笑起来有一对迷人酒窝的何老师。



枫仙岭上的大圆禅寺。



已经荒废的罗家潭学校。

老照片

25年前的“七一”演出

欧阳光宇



演出后的合影。

1996年,我在一家中型企业的理化室工作。那年是建党75周年,理化室准备排练一个节目,参加厂里的庆“七一”文艺会演。理化室有一个优势,这里的言师傅早年在市文工团工作过,能歌善舞,因而她担纲的节目总能成为演出的亮点,在比赛中拔得头筹。

理化室的李科长,隔着办公桌对我说:“小欧,你去看看师傅们排练得怎样?如

果有什么要帮忙的,你就来回跑跑腿呗。”我连连点头,飞溜地跑去排练现场。师傅们排的是歌舞节目《南泥湾》,言师傅主唱,另外8个人和着歌曲的旋律跳舞,让歌舞融为一体。这里面言师傅与芳师傅属文艺骨干,舞蹈动作的编排,包括台步怎么走,都由他俩现场排练,然后再指导大家跟着练。

原本计划出演的9个人都是妈妈级的,年龄在30多岁到40岁之间,大家年龄相

当,容易达成默契。可其中有3位同事因公务、家务等事情抽不出身,于是菊菲、我和艳艳3位年轻女士便被临时安排尽量参加排练。这有点超出我的计划,原本我是为师傅们提供后勤服务的,未曾想自己也被安排加入到节目组里了。

节目大约排了三、四周时间,言师傅一来是追求较高的演出水准,二来是想为大家争取一点福利,便跟李科长提出要买鲜花花篮作为表演的道具。当时一个花篮30元,9个便是270元,这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块钱了。估计科室的经费有限,一开始李科长不同意,后来经不住言师傅几番争取,终于下决心同意了。言师傅在这方面是一把好手,又为大家租来了名为“剥辣椒”的演出服,演出前我们还统一了发型,我才知道妙妙师傅是美发高手,她在分秒之中就盘好了我的头发。

1996年7月1日下午,我们在自己企业的舞台上闪亮登场。“花篮的花儿香,听我来唱一唱,唱一呀唱,来到了南泥湾,南泥湾好地方,好地方呀……”伴随着言师傅专业的女高音,我们翩翩起舞;言师傅那条由粉色渐变成玫红色的长裙,我们的红花兜肚加亮片绿裤,将文艺会演推向了高潮。

文艺会演结束的聚餐会上,李科长深情地说道:“今天是党的生日,是党的生日。”我当时年轻,对李科长这样的讲话不甚了解。时过经年,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李科长说这话的情景,他喝了一些酒,借着酒劲乘兴发言,说的是真情实感。